

襟霞閣精校本

袁中郎文鈔全稿

上海中央書店發售

袁中郎文鈔 目次

傳記

袁中郎傳……………一

徐文長傳……………一

辭叟傳……………三

王氏兩節婦傳……………四

拙效傳……………六

序文

敍陳正甫會心集……………一

敍小修詩……………二

靈濤閣集序……………三

敍姜陸二公同適稿……………五

敍四子稿……………七

敍梅子馬王程稿……………七

敍竹林集……………八

時文序……………九

敍高氏家繩集……………一〇

敍曾太史……………一一

郝公琰詩敍……………一二

雷太史詩序……………一三

西京稿序……………一四

張茂才時藏小引·····	一五	邑饒侯直指疏薦序·····	二六
吳長統行卷引·····	一六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二八
賞心集引·····	一六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二九
陶孝若枕中嚀引·····	一七	送劉學博序·····	三一
謝于楚歷山草引·····	一七	送潛江潘明伯和人計序·····	三二
四樓詠引·····	一八	送葉使君還朝序·····	三三
行素園存稿引·····	一九	傅良鄉入計序·····	三四
八識略說敘·····	二〇	送觀察侯公序·····	三五
顧升伯太史別敘·····	二一	陝西鄉試錄序·····	三六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二二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三八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二四	壽洪太母七十序·····	三九
浮山九帶序·····	二五	李母趙太夫人八十序·····	四〇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二五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四二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四三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四四
壽鄭南皋先生六十序	四六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四七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四八
金剛證果引	四九
壇經節錄引	五〇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五一
碑記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一
東門護城堤記	二
新修錢公墓碑記	三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五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六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八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九
祇園寺碑文	一一
十方院碑記	一二
新建衆香林碑記	一五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一五
誌銘	

余大家耐菴墓石記	一
少溪袁公墓石銘	五
詹大家塘記銘	四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五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二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六	廬山募緣小引	三
司馬孺人墓銘	八	楚路疏	三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八	補藏疏	四
舒大家誌石銘	一一	衆香林疏	四
慈谿錢君墓石銘	一一	題供僧籍	五
四樂精舍銘 有序	一三	募建背幻菴疏	五
張元平小像贊	一四	諸天寺募疏	六
聖母塔院疏	一	題王路菴疏	七
板橋施茶疏	一	公安二聖寺重建修天王殿疏	七
		募作板橋	八
		題贈藏疏引	九
		普光寺疏	九

菩提寺疏……………一〇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一〇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一一

募修丈村真武廟引……………一一

募修吳氏橋小引……………一二

題承天寺募冊……………一二

題龍堂寺僧募冊……………一二

禪堂募麥引……………一二

書梅度和尚草菴引……………一三

脩得銅塔捐……………一三

衆香林冊……………一四

雙田寺冊……………一四

廣莊

逍遙遊……………一

齊論物……………二

養生主……………四

人間世……………七

德充符……………九

大宗師……………一一

應帝王……………一三

雲中耶文鈔 目次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爲言，師遂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種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永彌敝，他日摩耶藏骨地，焉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圖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啓，以十疑釋西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真指心宗，攝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最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盲龜，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於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牆宇堂廚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勉爲之！唯漸而恆乃可成。

板橋施茶疏

繁烈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燄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馭，遊人踏沙而過，羈轡之客，傷風煙之頓異，而流光之爲塵足也，煩懣之時，忽咽一杯，眼若問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民策旱潦，正疆恤，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器貨，是商未始不來也。夫工爲民陶冶鑄鐵，織紙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辨道，行則參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爲應供爲利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盡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惜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爲蠹國，使天下之爲僧者，皆

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藉者同。比之方繼口最爲淨食，使蠶桑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粘孟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民於僧皆有大饒益，此經世之善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終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園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廬山紅螺奇峻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鬆煙霞，分身作千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能說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台山供，禪者過錄其職，同行數納爲余首，余囊竭不能具極，自惟新鄂去匡爲近，又余及孟常兄弟及吳舉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役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發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也，傭而穡者，穡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漚。人趾之

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臂。計統其衣者，一春當費緡二緡。市人雖赤足，其襦袴衫袴，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腴。儲不灌則減其直。沒者迂道則褻煖不時。婦女跳至，見其暫則不雅，或傾什，則費且蕙。故議者欲斃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履，至於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兄女子，護其褻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亡。通禪暨諸居士飾其積，而飽蠶粉者齒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閤，既困於治櫬，其合力者不過三兩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宰官，謀爲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恥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慙，不能櫬，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卽次之地也。郵有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子然一錫。過傳舍則皂而挺者呵斥等於餓殍，投逆旅則囊唯一鉢。又以其糲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縵，不投一縷，故接待之難，比置

庵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扭遞者，比比皆是。是皆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樓，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菴髮爲何事。大士之堂，每以客聚，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爨，是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命名於黃太史，托於比來僧某，歛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今之宰官長者，與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舍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擴故人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卽籍名簿上，其人爲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爲之供，故行脚之人使之。明僧舊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爲乞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剡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蒞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衣紬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爲童子時，與市中冠者遊，見圓頂而縹者，則羣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與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諛時日，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課，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既以中祕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兩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指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重聞貝典熟世爲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爲修雅，將關禪舍以客桑扈，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埽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穫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懷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大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曠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

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剝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跡未朽，過此則爲畦爲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卽太歲岡也。寺本供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側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竈於奧，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辟，則臣妾滅獲也。」今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有意丹碧之矣，盡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爲通侯，爲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一必也正名，敢爲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氓。」田子名某，世爲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修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而姑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未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川書各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是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爲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刻以千數，而二聖最古且異。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

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傲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予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差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愚師爲邑人，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茅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爲誰家封鬻，耕耨耘耨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爲鎌刀礪石者，或亦揖將軍阿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留，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子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庚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屬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遠寧輟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紅，十二月，梁，車蹄格，以驅以行。維茲紅板，軌不得方，木糟塊圯，水遠道長。稽首西人，開箱啓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謁余柳浪，遂入蜀謁傅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爲余言，余笑曰：「是書爲無厭足王國士，今遂爲慈氏樓閣，煙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遇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上爲引其端！」於是石公爲之說曰：「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權後學，名言是什，維雲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煙竈，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茅庵碑所自出，震旦之法山之以興，荊州碑所載，與統紀雖不其合，然載其名，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利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大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迨台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教而亡

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且房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寞，文采著聞，不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柄，要之門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頽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營。」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剎爲淨。今之所謂剎者，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坵澆汗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官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嚴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闍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仗大士光。勸念卽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驚舉若鳥翔。苔斑生繡題，